宋史/卷44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四十七 ◄

宋史
卷四百四十八　列傳第二百〇七　忠義三

► 卷四百四十九

曾恕

曾恕，字仲常，中書舍人鞏之孫。補太學內舍生，以父任郊社齋郎，累官司農丞、通判溫州，須次於越。

建炎三年，金人陷越，以琶八為帥，約詰旦城中文武官並詣府，有不至及藏匿、不覺察者，皆死。恕獨不往，為鄰人糾察逮捕，見琶八，辭氣不屈。且言：「國家何負汝，乃叛盟欺天，恣為不道。我宋世臣也，恨無尺寸柄以死國，安能貪生事爾狗奴邪？」時金人帳中執兵者皆愕眙相視，琶八曰：「且令出。」左右盡驅其家屬四十口同日殺之越南門外，越人作窖瘞其屍。金人去，恕弟朝散郎　　時知杭州餘杭縣事，製大棺斂其骨，葬之天柱山。事聞，予三資恩澤，官其弟忬、子密、兄子　　，皆將仕郎。

方遇難時，密甫四歲，與乳母張皆死。夜值小雨，張得蘇，顧見密亦蘇，尚吮其乳，郡卒陳海匿密以歸。後仕至知南安軍。恕從弟悟。

弟 悟

悟，字蒙伯，翰林學士肇之孫也。宣和二年進士，靖康間為亳州士曹。金人破亳州，悟被執，抗辭慢罵，眾刃劘之，屍體無存者，妻孥同日被害。年三十三。

劉汲

劉汲，字直夫，眉州丹棱人。紹聖四年進士。為合州司理、武信軍推官，改宣德郎、知開封府鄢陵縣。奉行神霄宮不如令，以京畿轉運使趙霆奏，徙通判隆德府。時方士林靈素用事，郡人班自改《易繫辭》為妖言，以應靈素。汲攝守，下自獄。靈素薦自有道。命轉運使陳知存按驗，掾史懼，欲變獄。汲責數掾史，知存憚之，卒以實聞。

通判河中府，辟開封府推官。自盛章等尹京，果於誅殺，率取特旨以快意，汲每白府奏罷之。宰相王黼初領應奉司，汲對客輒詆之，黼聞，奏謫監蓬州稅。欽宗召赴闕，汲奏願得驅馳外服，治兵食以衛京師。時置京西轉運司於鄧州，以汲添差副使。建炎元年，范致虛師至陝，汲貽書勸以一軍自蒲中越河陽，焚金人積聚，絕河橋；一軍自陝路直抵鄭、許，與諸道連衡，敵必解散。致虛以書謝汲而行。

金人再犯京師，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。馮延緒傳詔撫諭，謂車駕出郊定和議，令諸道罷兵。汲謂副總管高公純曰：「詔書未可遽信。」公純問故，汲曰：「詔下以去年十二月，鄧去京七百里，今始至州何也？安有議和以三月，而敵猶未退乎？此必金人脅朝廷以款勤王之師爾，可速進兵。」公純難之，汲請自行，公純不得已俱至南陽，不進，汲獨馳數十騎赴都城，二帝已北行，汲素服慟哭。尋代公純攝帥事，捐金帛饗士，為戰守計。詔鄧州備巡幸，汲廣城池，飾行闕，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。就加直龍圖閣、知鄧州兼京西路安撫使。

汲奏：「欲復兩河，當先河東，欲復河東，當用陝兵，請先從事河東，以定西河之根本。」於是金人復渡河，諜知鄧州為行在所，命其將銀朱急攻京西。汲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，金人奄至，殺成林。汲集將吏謂曰：「吾受國恩，恨未得死所，金人來必死，汝有能與吾俱死者乎？」皆流涕曰：「惟命。」民有請涉山作砦以避敵者，汲曰：「是棄城矣。然若屬俱死無益。」乃下令曰：「城中有材武願從軍者聽留，餘從便。」得敢死士四百人。又令曰：「凡仕於此，其聽送其家，寅出午反，違者從軍法。」眾皆感服，無一人失期。

及南陽陷，命將戚鼎將兵三千逆戰，及命靳儀與趙宗印分西、南門犄之。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望，見宗印從間道遁，即自至鼎軍中，麾其眾陣以待，敵至皆死鬥，敵卻。俄而儀敗，金人攻之益急，矢下如雨，軍中請汲去，汲不許，曰：「使敵知安撫使在此為國家致死。 」敵大至，汲死之。事聞，贈太中大夫，謚「忠介」。

鄭驤

鄭驤，字潛翁，信之玉山人。登元符三年進士第。知溧陽縣，歲饑，民多逃亡。漕司按籍督逋賦不少貸，驤患之，盡去其籍。使者欲繩以法，驤曰：「著令約二稅為定數，今不除，則逋愈多，民愈貧，賦愈不辦。」使者不能屈。時議自建康鑿漕渠導太湖以通大江，將破數州民田，調江、浙二十五州丁夫，所費百萬計。朝廷遣官視可否，驤條析利病，力止之。

通判岢嵐軍，改慶陽府。姚古奏為熙河蘭廓路經略司屬官。錢蓋自渭易熙，奏辟幕下。地震，秦隴金城六城壞，驤為蓋言六城熙河重地，宜趣繕治，因自請董兵護築益機灘新堡六百步，以控西夏。堡成，以功遷官，賜緋衣銀魚。

吶廝羅氏舊據青唐，置西寧州，董氈入朝，其弟益麻党征走西夏。大觀中，羌人假其名歸附，童貫奏賜姓名趙懷恭，官團練使。至是党征自西寧求歸，貫懼事露，議者希貫意欲絕之。驤謂貫欺君，請辨其偽。貫怒，將厚誣以罪，會敗而止。擢京兆府等路提舉常平。驤按格為《常平總目》十卷，頒之所部。時陝右大稔，驤奏乞以所部本息乘時廣糴，得米六十萬斛。

高宗初，以直秘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。時謀巡近甸金陵、南陽、長安為駐蹕計，驤言：「南陽、金陵偏方，非興王地；長安四塞，天府之國，可以駐蹕。」會帝東幸揚州，復請自楚、泗、汴、洛以迄陝、華，各募精兵，首尾相應，庶敵勢不得衝決。不報。金將婁宿犯同州及韓城，驤遣兵拒險擊之，師失利，金人乘勝徑至城下，通判以下皆遁去。驤曰：「所謂太守者，守死而已。」翼日城陷，驤赴井死，贈通議大夫、樞密直學士，謚「威愍」，詔賜廟愍節。

驤在熙河，嘗摭熙寧迄政和攻取建置之跡為《拓邊錄》十卷，兵將蕃漢雜事為《別錄》八十卷，圖畫西蕃、西夏、回鶻、盧甘諸國人物圖書為《河隴人物志》十卷，序贊普迄溪巴溫、董氈世族為《蕃譜系》十卷。

呂由誠

呂由誠，字子明，御史中丞誨之季子。幼明爽有智略，范鎮、司馬光，父友也，皆器重

之。以父恩補官，調鄧州酒稅，臨事精敏，老吏不能欺。會營兵竊發，聚眾閉城，守貳逃匿，由誠親往招諭，賊斂兵聽命。以功遷秩，尋擢提舉三門、白波輦運，言者謂其資淺，罷之。知合水縣。王中立、种諤征靈州，由誠部運隨軍，天寒食盡，他邑役夫多潰去，唯由誠所部分無失者。尋改知乘氏縣。丞相呂大防為山陵使，辟為屬。通判成都府，知雅、嘉、溫、綿四州，復知嘉州，皆有治績。

靖康元年，宰相唐恪薦由誠剛正有家法，宜任臺臣。召至京師，與恪議不合，且憂其蓄縮不足以濟時艱，力辭求退。差知襲慶府，未及出關，金人再入，陷京師，立張邦昌，以兵脅士大夫臣之，由誠微服得免。時群盜所在　　起，由誠崎嶇至郡。城圮糧竭，於是晝夜為備，版築甫就，劇賊李昱擁十萬眾奔至城中，知其有備，陽受元帥府招安而去。康王移軍濟陽，由誠竭力饋餉，軍以不乏。遣官屬王允恭奉表勸進。

時京東諸郡，兵驕多內訌，獨由誠拊循有方，士樂為用。前後數被攻圍，屹然自立群盜中，救援皆絕。孔彥舟以鄆兵叛，首犯郡境，攻之累旬不能下，始引去。胡選者眾尤殘暴，攻由誠示必取，由誠夜焚其攻具，直入帳下，賊駭散，不知所為，忽解圍去。

一日金兵四集，由誠嚴立賞罰，厲以忠義，守兵爭奮，晝夜警備。金人百道攻城，矢石如雨，人無叛志。郡官有迎降者，執而械之。判官趙令佳同心誓守，城陷俱被執。金人欲生降之，由誠不屈，乃殺其子仍於前，由誠不顧，與令佳同遇害。子偰與其家四十口皆被執，無生還者。南北隔絕，其孫紹清留蜀，後自蜀走江、浙訪由誠生死，遇令佳之子子彝於江陰，知令佳與由誠同死被褒典，乃訴於朝，詔贈由誠三官，為通奉大夫，與二子恩澤。

郭永

郭永，大名府元城人。少剛明勇決，身長七尺，鬚髯若神。以祖任為丹州司法參軍，守武人，為姦利無所忌，永數引法裁之。守大怒，盛威臨永，永不為動，則繆為好言薦之朝。後守欲變具獄，永力爭不能得，袖舉牒還之，拂衣去。

調清河丞，尋知大谷縣。太原帥率用重臣，每宴饗費千金，取諸縣以給，斂諸大谷者尤亟。永以書抵幕府曰：「非什一而取，皆民膏血也，以資觴豆之費可乎？脫不獲命，令有投劾而歸耳。」府不敢迫。縣有潭出雲雨，歲旱，巫乘此譁民，永杖巫，暴日中，雨立至，縣人刻石紀其異。府遣卒數輩，號「警盜」，刺諸縣短長，遊蠹不歸，莫敢迕，

永械致之府，府為並它縣追還。於是部使者及郡文移有不便於民者，必條利病反復，或遂寢而不行。或謂永：「世方雷同，毋以此賈禍。」永曰：「吾知行吾誌而已，遑恤其它。」大谷人安其政，以為自有令無永比者。既去數年，復過之，則老稚遮留如永始去。

調東平府司錄參軍，府事無大小，永咸決之。吏有不能辨者，私相斬曰：「爾非郭司錄耶！」通判鄭州，燕山兵起，以永為其路轉運判官。郭藥師屯邊，怙恩暴甚，與民市不償其直，復毆之，至壞目折支乃已。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。永白安中，不治且難制，請見而顯責之；不從，則取其尤者磔之市。乃見藥師曰：「朝廷負將軍乎？」藥師驚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永曰：「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，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，客遇之禮無所不至，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。今乃倚將軍為重，乃縱部曲戕民不禁，平居尚爾，如緩急何！」藥師雖謝無愧容，永謂安中曰：「它日亂邊者必此人也。」已而安中罷，永亦辭去，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。

會金人趨京師，所過城邑欲立取之。是時天寒，城池皆凍，金率藉冰梯城，不攻而入。永適在大名，聞之，先弛壕漁之禁，人爭出漁，冰不能合。金人至城下，睥睨久之而去。遷河東提點刑獄。

時高宗在揚州，命宗澤守京師，澤厲兵積粟，將復兩河，以大名當衝要，檄永與帥杜充、漕張益謙相掎角。永即朝夕謀戰守具，因結東平權邦彥為援，不數日聲振河朔，已沒州縣皆復應官軍，金人亦畏之不敢動。

居亡何，澤卒，充守京師，以張益謙代之，而裴億為轉運使。益謙、億齷齪小人。會范瓊脅邦彥南去，劉豫舉濟南來寇，大名孤城無援，永率士晝夜乘城，伺間則出兵狙擊。或勸益謙委城遁，永曰：「北門所以蔽遮梁、宋，彼得志則席卷而南，朝廷危矣。借力不敵，猶當死守，徐銼其鋒，待外援之至，奈何棄之？」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，告急朝廷，乞先為備。攻圍益急，俘東平、濟南人，大呼城下曰：「二郡已降。降者富貴，不降者無噍類。」益謙輩相顧色動，永大言曰：「今日正吾儕報國之時。」又行城撫將士曰：「王師至矣，吾城堅完可守，汝曹努力，敵不足畏也。」眾感泣。質明，大霧四塞，豫以車發斷碑殘礎攻城，樓櫓皆壞，左右蒙盾而立，多碎首者。良久城陷，永坐城樓上，或掖之以歸，諸子環泣請去，永曰：「吾世受國恩，當以死報，然巢傾卵覆，汝輩亦何之？茲命也，奚懼。」

益謙、億率眾迎降，金人曰：「城破始降，何也？」眾以永不從為辭。金人遣騎召永，

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，易幅巾而入，黏罕曰：「沮降者誰？」永熟視曰：「不降者我。」金人奇永狀貌，且素聞其賢，乃自相語，欲以富貴啖永，永瞋目唾曰：「無知犬豕，恨不醢爾以報國家，何說降乎？」怒罵不絕。金人諱其言，麾之使去，永復厲聲曰：「胡不速殺我死？當率義鬼滅爾曹！」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，為之出涕，金人怒斷所舉手。乃殺之，一家皆遇害。雖素不與永合者皆面慟，金人去，相與負其屍瘞之。

永博通古今，得錢即買書，家藏書萬卷，為文不求人知。見古人立名節者，未嘗不慨然掩卷終日，而尤慕顏真卿為人。充之守大名，名稱甚盛，永嘗晝數策見之，它日問其目。曰：「未暇讀也。」永數之曰：「人有志而無才，好名而遺實，驕蹇自用而得名聲，以此當大任，鮮不顛沛者，公等足與為治乎？」充大慚。靖康元年冬，金人再犯京師，中外阻絕，或以兩宮北狩告永者，永號絕仆地，家人舁歸，不食者數日，聞大元帥府檄書至，始勉強一餐。其忠義蓋天性然。

紹興初，贈中大夫、資政殿學士，謚「勇節」，官其族數人。

韓浩

朱庭傑 王允功 王薦 周中 周辛 〈附〉

韓浩，丞相琦孫。以奉直大夫守濰州。建炎二年，金人攻城，浩率眾死守，城陷力戰死。通判朱庭傑身被數箭，亦死。權北海縣丞王允功、司理參軍王薦皆全家陷沒。浩特贈三官，官其家三人。庭傑、允功、薦各官其家一人。

朝議大夫周中，世居濰州，率家人乘城拒守，中弟辛家最富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。城陷，中闔門百口皆死。紹興六年，以周聿請，贈官。

歐陽珣

歐陽珣，字全美，吉州廬陵人。崇寧五年進士。調忠州學教授、南安軍司錄，知鹽官縣。以薦上京師，遇國難，及出使，加將作監丞。金人犯京師，朝議割河北絳、磁、深三鎮地講和。珣率其友九人上書，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。及事急，會群臣議，珣復抗論當與力戰，戰敗而失其地，它日取之直；不戰而割其地，它日取之曲。時宰怒，欲殺珣，乃遣珣奉使割深州，珣至深州城下，慟哭謂城上人曰：「朝廷為姦臣所誤至此，

吾已辦一死來矣，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。」金人怒，執送燕，焚死之。

張忠輔

張忠輔，宣和末為將，同崔中、折可與守嶧縣。金人來攻，嬰城固守，率士卒以死拒敵。中度不可支，有二心。忠輔宣言於眾曰：「必欲降，請先殺我。」中設伏紿約議事，斬忠輔首擲陴外以示金人。既開城門，可與不屈見殺。可與兄可求建炎中言於朝，官可與之子五人，而忠輔不與，士論惜之。

李彥仙

李彥仙，字少嚴，初名孝忠，寧州彭原人，徙鞏州。有大志，所交皆豪俠士。閑騎射。家極邊，每出必陰察山川形勢，或間敵人縱牧，取其善馬以歸。嘗為种師中部曲，入雲中，獲首級，補校尉。靖康元年，金人犯境，郡縣募兵勤王，遂率士應募，補承節郎。李綱宣撫兩河，上書言綱不知兵，恐誤國。書聞，下有司追捕，乃亡去，易名彥仙。以效用從河東軍，諜金人還，復補校尉。

河東陷，彥仙拔歸，道出陜，以兵事見守臣李彌大，彌大與語，壯之，留為裨將，戍淆、澠間。金人再犯汴，永興帥范致虛合西兵入援，彥仙遮說曰：「淆、澠道隘難以眾進，不若分兵而前，留其半於陜，可為後圖。」致虛怒其沮眾，罷遣之。師至千秋鎮，果敗，官吏皆遁。

時彥仙為石壕尉，堅守三觜，民爭依之。下令曰：「尉異縣人，非如汝室墓於是。今尉為汝守，若不悉力，金人將屍汝於市。」眾皆奮。金人攻三觜，彥仙戰佯北，金人追之，伏發，掩殺千計，分兵四出，下五十餘壁。

初，金人得陜，用降者守之，使招集散亡，彥仙陰遣士廁其間，金人不覺。乃引兵攻其南郭，夜潛師薄東北隅，所納士內應，噪而入，復陜州。乘勝渡河，列柵中條諸山，旁郡邑皆響附，分遣邵雲等下絳、解諸邑。吏行文書，請州印章，彥仙曰：「吾以尉守此，第用吾印。」事聞，上謂輔臣曰：「近知彥仙與金人戰，再三獲捷，朕喜而不寐。」即命知陜州兼安撫使，遷武節郎、閤門宣贊舍人。彥仙搜軍實，增陴浚湟，益為戰守備，盡取家屬以來，曰：「吾以家徇國，與城俱存亡。」聞者感服。邵興在神稷山，以其眾來，願受節製。彥仙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，屯三門，後賴其力復虢州。

金將烏魯撒拔再攻陜，彥仙極力禦之，金人技窮而去。三年，婁宿悉兵自蒲、解大入，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，金兵大潰，婁宿僅以身免。授右武大夫、寧州觀察使兼同、虢州制置。彥仙度金人必並力來攻，即遣人詣宣撫使張浚求三千騎，俟金人攻陜，即空城度河北趨晉、絳、幷、汾，搗其心腹，金人必自救，乃繇嵐、石西渡河，道鄜、延以歸。浚貽書勸彥仙空城清野，據險保聚，俟隙而動。彥仙不從。

婁宿率叛將折可求眾號十萬來攻，分其軍為十，以正月旦為始，日輪一軍攻城，聚十軍並攻，期以三旬必拔。彥仙意氣如平常，登譙門，大作技樂，潛使人縋而出，焚其攻具，金人愕而卻。食盡，煮豆以啖其下，而取汁自飲。至是亦盡，告急於浚，浚間道以金幣使犒其軍，檄都統制曲端將涇原兵來援。端素疾彥仙出己上，無出兵意。浚幕官謝昇言於浚曰：「金旦暮下陜，則全據大河，且窺蜀矣。」浚乃出師至長安。道阻不得進，裨將邵隆、呂圓登、楊伯孫自外來援，間關傷仆，僅有至者。

彥仙日與金人戰，將士未嘗解甲。婁宿雅奇彥仙才，嘗啖以河南兵馬元帥，彥仙斬其使。至是使人呼曰：「即降，畀前秩。」彥仙曰：「吾寧為宋鬼，安用汝富貴為！」命強弩一發斃之。設鉤索，日鉤取金人，舂斮城上。殺傷相當，守陴者傷夷日盡，金益兵急攻，城陷，彥仙率眾巷戰，矢集身如蝟，左臂中刃不斷，戰愈力。金人惜其才，以重賞募人生致之，彥仙易敝衣走渡河，曰：「吾不甘以身受敵人之刃。」既而聞金人縱兵屠掠，曰：「金人所以甘心此城，以我堅守不下故也，我何面目復生乎？」遂投河死，年三十六。金人害其家，惟弟夔、子毅得免。浚承制贈彥仙彰武軍節度使，建廟商州，號「忠烈」。官其子，給宅一區，田五頃。紹興九年，宣撫使周聿請即陜州立廟，名「義烈」。後以商、陜與金人，徙其廟閿州。乾道八年，易謚「忠威」。

彥仙頎而長面，嚴厲不可犯，以信義治陜，犯令者雖貴不貸。與其下同甘苦，故士樂為用。有籌略，善應變。嘗略地至青澗，猝遇金人，眾愕眙，彥仙依山植疑幟，徐據柳林，解甲自如。金人疑有伏，引去，彥仙追襲於隘，躪死相枕。關以東皆下，陜獨存，金人必欲下陜，然後並力西向。彥仙以孤城扼其衝再逾年，大小二百戰，金人不得西。至城陷，民無貳心，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金人，哭李觀察不絕。金人怒，屠其城，全陜遂沒。裨將邵雲、呂圓登、宋炎、賈何、閻平、趙成皆死，並贈官錄其家。

邵雲

邵雲，龍門人。金人陷蒲城，雲聚少年數百，壁山谷，時出撓之。會邵隆起兵，雲往從之，約為兄弟。聞胡夜义者眾強，乃舉所部聽命。李彥仙嘗假夜义官，夜义意不滿，掠南原而去，彥仙誘殺之。雲欲攻陝，彥仙遣客說以義，遂來歸。累有功，官至武翼郎、閤門宣贊舍人。城破被執，婁宿欲命以千戶長，雲大罵不屈，婁宿怒，釘雲五日而磔之。金人有就視者，猶咀血噴其面，至抉眼摘肝，罵不絕。

呂圓登

呂圓登，夏縣人。嘗為僧，後以良家子應募，捍金人淆、澠間。彥仙保三觜，圓登歸之，功最多，為愛將。城垂破，以兵來援，身重創，持彥仙泣曰：「圍久，不知公安否，今得見公，且死無恨。」創身方臥，聞城陷，遽起戰死。

宋炎

宋炎，陝縣人。蹶張命中，補秉義郎。先，金人圍城，炎射死數百人。比再圍，炎以勁弩數百，發毒矢殺千餘人。城陷，金人聲言求善射者貴之，炎不應，力戰死。

趙立

趙立，徐州張益村人。以敢勇隸兵籍。靖康初，金人大入，盜賊群起，立數有戰功，為武衛都虞候。建炎三年，金人攻徐，王復拒守，命立督戰，中六矢，戰益厲。復壯其勇，酌卮酒揮涕勞之。城陷，復與其家皆死，獨子佾先去。州教授鄭褒亦罵敵而死。城始破，立巷戰，奪門以出，金人擊之死，夜半得微雨而蘇，乃殺守者，入城求復屍，慟哭手瘞之。陰結鄉民為收復計。金人北還，立率殘兵邀擊，斷其歸路，奪舟船金帛以千計，軍聲復振。乃盡結鄉民為兵，遂復徐州。詔授忠翊郎、權知州事。立奏為復立廟，每遇歲時及出師，必帥眾泣禱曰：「公為朝廷死，必能陰祐其遺民也。」齊人聞之歸心焉。

時山東諸郡莽為盜區，立介居其間，威名流聞。累遷右武大夫、忠州刺史。會金左將軍昌圍楚州急，通守賈敦詩欲以城降，宣撫使杜充命立將所部兵往赴之。且戰且行，連七戰勝而後能達楚。兩頰中流矢，不能言，以手指麾，既入城休士，而後拔鏃。詔以立守楚州。明年正月，金人攻城，立命撤廢屋，城下然火池，壯士持長矛以待。金人登城，鉤取投火中。金人選死士突入，又搏殺之，乃稍引退。五月，兀术北歸，築高臺六合，以輜重假道於楚，立斬其使。兀术怒，乃設南北兩屯，絕楚餉道，立引兵出戰，大破之。

會朝廷分鎮，以立為徐州觀察使、泗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。立一日擁六騎出城，呼曰：「我鎮撫也，可來接戰。」有兩騎將襲其背，立奮二矛刺之，俱墮地，奪兩馬而還。眾數十追其後，立瞋目大呼，人馬皆辟易。明日，金人列三隊邀戰，立為三陣應之，金人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而圍之，立奮身突圍，持挺左右大呼，金人落馬者不知數。承、楚間有樊梁、新開、白馬三湖，賊張敵萬窟穴其間，立絕不與通，故楚糧道愈梗。始受圍，菽麥野生，澤有鳧茨可采，後皆盡，至屑榆皮食之。

承州既陷，楚勢益孤，立遣人詣朝廷告急。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張俊救之，俊不肯行。鼎曰：「江東新造，全藉兩淮，失楚則大事去矣。若俊憚行，臣願與之偕往。」俊復力辭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。東海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，扼不得進；高郵薛慶至揚州，轉戰被執死；光世將王德至承州，下不用命；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，陰懷顧望；獨海陵岳飛僅能為援，而眾寡不敵。高宗覽立奏，歎曰：「立堅守孤城，雖古名將無以逾之。」以書趣光世會兵者五，光世訖不行。金知外救絕，圍益急。九月，攻東城，立募壯士焚其梯，火輒反向，立歎曰：「豈天未助順乎！」一旦風轉，焚一梯，立喜，登磴道以觀，飛砲中其首，左右馳救之，立曰：「我終不能為國殄賊矣。」言訖而絕，年三十有七。眾巷哭。以參謀官程括攝鎮撫使以守。金人疑立詐死，不敢動。越旬餘，城始陷。初，朝廷聞楚乏食，與粟萬斛，命兩浙轉運李承造自海道先致三千斛，未發而楚失守矣。

立家先殘於徐，以單騎入楚。為人木強，不知書，忠義出天性。善騎射，不喜聲色財利，與士卒均廩給。每戰擐甲冑先登，有退卻者，大呼馳至，捽而斬之。初入城，合徐、楚兵不滿萬，二州眾不相能，立善撫馭，無敢私隙。仇視金人，言之必嚼齒而怒，所俘獲磔以示眾，未嘗獻馘行在也。劉豫遣立故人齎書約降，立不發書，束以油布焚市中，且曰：「吾了此賊，必滅豫乃止。」由是忠義之聲遠近皆傾下之，金人不敢斥其名。圍既久，眾益困，立夜焚香望東南拜，且泣曰：「誓死守，不敢負國家。」命其眾擊鼓，曰：「援兵至，聞吾鼓聲則應矣。」如是累月，終無至者。立嘗戒士卒：「不幸城破，必巷戰決死。」及陷，眾如其言。

自金人犯中國，所下城率以虛聲脅降，惟太原堅守踰二年，濮州城破，殺傷大相當，皆為金人所憚。而立威名戰多，咸出其上。訃聞，輟朝，贈奉國節度使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官其子孫十人，謚「忠烈」。明年，金人退，得立屍譙樓下，頰骨箭穴存焉。命官給葬事，後為立祠，名曰「顯忠」。

王復 〈附〉

王復，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。建炎三年，金人自襲慶府引兵圍徐州，復與男倚同守城，率軍民力戰。外援不至，城陷，復堅坐聽事不去，謂粘罕曰：「死守者我也，監郡而次無預焉，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。」粘罕欲降之，復慢罵求死，闔門百口皆被殺。巡檢楊彭年亦死焉。事聞，贈復資政殿學士，謚「壯節」，立廟楚州，號「忠烈」，官其家五人。

王忠植

王忠植，太行義士也。紹興九年，取石州等十一郡，授武功大夫、華州觀察、統制河東忠義軍馬，遂知代州。尋落階官，為建寧軍承宣使、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、河東經略安撫使。

明年，金人圍慶陽急，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。會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，行次延安，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，忠植曰：「本朝詔則拜，金國詔則不拜。」惟清械詣其右副元帥撒離曷，不能屈。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，諭使降，忠植大呼曰：「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，為金人所執，使來招降，願將士勿負朝廷，堅守城壁。忠植即死城下。」撒離曷怒詰之，忠植披襟大呼曰：「當速殺我！」遂遇害。世將上其事，贈奉國軍節度使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官其家十人。

唐琦

唐琦，本衛士。建炎間，高宗航海，琦病留越州。李鄴以城降，金人琶八守之，琦袖石伏道旁，伺其出，擊之，不中被執。琶八詰之，琦曰：「欲碎爾首，死為趙氏鬼耳。」琶八曰：「使人人如此，趙氏豈至是哉。」又問曰：「李鄴為帥尚以城降，汝何人，敢爾？」琦曰：「鄴為臣不忠，吾恨不得手刃之，尚何言斯人為！」乃顧鄴曰：「我月給才石五斗米，不肯背其主，爾享國厚恩乃若此，豈復齒人類哉？」詬罵不少屈，琶八趣殺之，至死不絕口。事聞，詔為立廟，賜名「旌忠」。

李震

李震，汴人也。靖康初，金人迫京師，震時為小校，率所部三百人出戰，殺人馬七百餘，已而被執。金人曰：「南朝皇帝安在？」震曰：「我官家非爾所當問。」金人怒，絣諸庭柱，臠割之，膚肉垂盡，腹有餘氣，猶罵不絕口。

陳求道

陳求道，字得之，咸寧人。登進士第。靖康間判都水監。及朝議二帝出郊請和，求道力爭之，不聽。欽宗知康王兵眾，求道請以元帥加之，齎蠟書者八人皆遇害，惟求道所薦劉定致書而還。金人立張邦昌，下令在京官不朝者死，求道稱疾不往，嘔血累日。開封尹親以邦昌命召之，竟不能屈。求道以二帝蒙塵，屢欲自殺，因救得免。

先是，陳留河決，四十餘日漕輸不通，京城大恐，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，七日河盡復故道。建炎四年，命為襄、鄧、隨、郢鎮撫，以奏兵食不給，待命未行。自咸寧挈家就食嘉魚，值亂兵起，乃之蒲圻，寓龍堂僧寺。未久，招撫劉忠叛，一夕數千人麇至，驅求道家還嘉魚。至茗山逆旅，具酒食奉求道為主，將南走湖湘。求道正色厲辭，賊怒，殺求道妻蔡及二子符、佺，必欲從己。求道罵愈厲，賊斫其口拔出舌斷之。獨符子凱竄山谷得免。賊退，始得求道屍，瘞於興陂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